

經部

周易總義卷七

宋 易祓 撰

上經

噬嗑

離上 震下

䷔

何校 噬乾肉 噬乾胏 噬腊肉 噬膚 屨校

噬嗑之成卦震雷在下離火在上卦本頤體一陽在四之位為頤中之間有噬嗑之象嗑者合也方其未合必貴乎噬考六爻之義有言噬者有不言噬者初爻言屨校滅趾則除間之始未至于噬上爻言何校滅耳則除間之終噬有所不足言惟二爻之柔而得中則以噬膚之道噬之三爻之柔而不中則以噬腊肉之道噬之至四爻言噬乾胏則臣道貴乎剛決五爻言噬乾肉則君道貴乎柔恕

此二三四五在頤中則言噬初上爻在頤之上下則不言噬而言校六爻之義雖剛柔異體而皆能得所噬之道噬嗑而亨之義也

噬嗑亨利用獄

彖曰頤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頤中有物噬而後嗑所以言亨蓋卦自否來五以陽剛分而之初初以陰柔分而之五于是成震離

之體有動而明之義為雷與電之象電者離也離為火為日為電不取諸火與日而取諸電者電與雷合故也言雷電則向之分者合而章以其卦義推之五爻以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于用獄也然用獄本于治頤中之間上下皆噬者而彖辭獨歸于九五者蓋噬嗑之世噬物或過則其剛易于撓惟五以一陰居尊位而二陽居其上與下則剛柔相濟正柔中上行之義也蓋其位雖不當而

利于用獄此噬嗑之所以亨也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勑法

石經作電雷噬嗑

噬嗑者所以除頤中之間刑獄者所以除天下之間卦辭言利用獄夫獄者豈常用之具哉蓋罰者刑之輕也法者刑之先也明罰勑法欲使之不犯于刑而已聖人體離之照而明其罰體震之威而勑其法者耳

初九屨校滅趾无咎

象曰屨校滅趾不行也

初九與上九二爻皆曰校校一也上則言何初則言屨以屨為校也說者皆言校而不及屨尚書大傳曰中刑雜屨即傳所謂蕉蒯之刑之類是也屨者治世之中刑而後世則刑之最輕者何以謂之屨校滅趾滅者沒也震體為足在初為趾屨校至于滅趾使之不得行而已大傳以小懲大誡為小

人之福所以謂之无咎也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

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

以六爻言之五乃除間之主也四乃大臣之除間者也初二三上羣臣之除間者也頤中為間之物四言乾胏者是也六二柔體乃以噬膚之道噬之固未足以得其情惟其乘初爻之剛以初爻之滅趾為不悛又轉而為滅鼻二互三四得艮體為鼻

使之褫氣屏息而不得喘是深其刑以治之乃所以懲之也故无咎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

象曰遇毒位不當也

三亦柔體陰居陽位位既不當无乘剛之助當順中有物之時乃以噬腊肉之道噬之腊為小物全乾而不虞胏骨之見傷遂為所毒未免小吝然志在去間噬而必合亦无咎也

九四噬乾胏得金矢利艱貞吉

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

此爻本為間者也一卦全體本頤之象陽剛居四為頤中有物爻言乾胏是已先儒釋乾胏為脯之有骨者其物至剛而難噬二三柔體僅得无咎惟四近君位其體為剛能以噬乾胏之道噬之故言得金矢周官大司寇以束矢聽民之訟以鈞金聽民之獄金堅矢直固足以得其情矣爻言利艱貞

而象以為未光者乾胏本至剛之物而又噬之以噬乾胏之道以剛敵剛豈以是為用獄者之光哉處以艱貞是以君子盡心焉諸爻言无咎而四獨言吉者以其同為間之位而終能除其間者也

六五噬乾肉得黄金貞厲无咎

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

六五君位也即彖辭所謂柔得中而上行者是已方其用獄有司既得其情矣以獄之成者告于六

五而六五惟柔中故以噬乾肉之道噬之是謂得黃金金者堅而不變也黃者中色也得中不變固可去間何以復言貞厲以六居五其位不當惟先貞後厲是以位雖不當而義得其當此正聖人明謹恤刑之意然言无咎而不言其吉天下未有得當而不吉者蓋用獄之道必噬之而後合此九四爻之吉至此而後為无咎也

上九何校滅耳凶

象曰何校滅耳聰不明也

小人之惡積罪大至上而極何校滅耳謂之耳不聰可也象以為聰不明者明何與于聰哉盖耳以聽物為聰聽以察為明惟用獄者以之若被罪之人以明用聰則詭計幸免是非貿亂足以惑人之聽惟蔽其聰而使之不明其情既專服其罪而後已此何校滅耳小人凶也

賁

艮上 離下

白束皤濡
賁帛如如須趾

賁之成卦離為下艮為上以六爻比應剛柔相文而已考其爻之義初爻以陽剛應四則言賁其趾不以不義而行也二爻之柔陰比乎上下二陽而五不應焉則言賁其須必有所待而行也三爻雖陽剛无應而比乎上下之二陰故言賁如濡如言

必以正而後行也此下三爻離體皆有不進之義矣至上三爻艮體則全以止為義四爻應初比三言賁如皤如則白而不受飾也五爻無正應而比于上言束帛戔戔則白而不過于飾也上爻無正應而比于五言白賁无咎則白而終歸于无所飾也然豈飾哉始則因天下之質而飾之以文終則反天下之文而歸之于質離明艮止之義云耳

賁亨小利有攸往

彖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賁之為義離在下為文之盛艮在上為文之節卦本泰體上二爻相易為艮離離之上下二剛得一柔以文其中故曰柔來而文剛艮之二柔在下得一剛以文其上故曰分剛上而文柔則是外卦之上為艮之止故小利有攸往葢剛柔相錯所以為

天文也離明艮止亦所以為人文也奉天理人而任斯文之責者又在乎觀文之主而已惟能觀天文以察四時之變斯能觀人文以成天下之化由是君臣上下之間禮樂教化之際莫不燦然有文以相接豈徒文而遂已哉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山下有火明不及遠所可明者庶政而已是以明其小而不及乎大夫獄者民命所係大政也書言

非佞折獄惟良折獄之事庸可忽乎哉是以君子盡心焉則无敢折獄懼其明不及遠而過于察此君子用賁之道也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

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初在卦之下未交乎上自賁而已故言賁其趾趾者所以行也二三四爻互坎體為車車在前而初載之固足以賁其行則以車為榮剥之上九爻君

于得輿是也不可車而車則以車為辱解之六三爻負且乘致寇至是也初比二而應四應四正也從二非正也舍二之易而從四之難義弗克乘則寧舍車而徒自賁在下亦惟其義而已

六二賁其須

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

下卦離體離之言麗者正在六二葢二以一柔退處二陽之中有待于上而後行故言賁其須易之

言須者皆須待之義也蓋九三之陽剛在上有相
賁相濡之象故曰與上興也與上興則剛柔相濟
不輕于所麗庸可忽乎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
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三以一陽居二陰之間陰陽相文謂之賁如然以
陽居陽又離體炎上為災必待上下二陰而後濟
蓋互坎為水有濡如之象然陽剛不中惟待二陰

相濡則其勢易以陵象以為終莫之陵者九三剛之正者也六二六四柔之正者也剛柔相比永守其正故曰永貞之吉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

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皤白也六四陰居陰位未獲為賁且艮體為止故言白四互三五爻震體為動在下為左之馬足在上為白顛之的顙白馬也正應在初果于有行是

謂白馬翰如九三以互坎阻之故以寇言能無疑乎然九三亦以陽剛上行與初同德與四相比非謂寇而害我乃為婚媾而親我其終比應相賁上承乎六五而无尤于我賁道之善者也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

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朱文公易本傳曰戔戔淺小之意今按字義水之小者曰淺貝之小者曰賤錢綫俴諓皆小貌

六五賁之主也宜若人文大備為賁今丘園為野外束帛乃素質戔戔非盛禮則所賁亦小矣何以為六五之象蓋五以柔中在上陰道常乏加以艮體為止用儉為賁其德固以吝而吉象以六五之吉為有喜者陰陽相得為喜六五比六四而六四與離體之九三爻相順而上承乎六五雖吝而能賁此終吉之道也

上九白賁无咎

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上九分剛而上以離明居止之極葢飾終反素謂之白賁雜卦言賁无色者是也葢下三爻言賁四與五則言賁與白至上九則先言白而後言賁則反文而歸之于無色淡泊在上自得其志而超出乎憂患之外是以无咎

剝

艮上　坤下

碩果
貫魚
剥膚
剥
剥辨
剥足

剥之成卦坤在下艮在上一陽而為五陰所剥者也夏至一陰為始歴遁否觀至十月建亥而後五陰成剥將有消陽之漸一陽至此其勢甚危然天地無終息之機是豈終剥矣乎以六爻考之五陰自下而上初爻言剥以足者陰方來也二爻言剥牀以辨者陰浸長也三爻介乎二四爻之間而止

言剥者應乎上九爻之陽也四爻言剥牀以膚者陰之盛將以剥其身也五爻為君位而不言剥者下貫羣隂而比乎上爻也上以一陽居艮止之極而有所不能剥者建戌之月兑氣既終巳交西北之乾至十月純坤隂陽相薄是謂龍戰龍戰而勝坤隂不得以用事而剥之上九爻即為復之初九爻五隂之不能剥一陽者其道如此也

剥不利有攸往

彖曰剝剝也柔變剛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

蓋剝之言剝者上剝字釋卦體也下剝字釋五陰剝陽之義也故曰剝剝也柔變剛也其義則下所以剝上邪所以剝正小人所以剝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何所往而有利哉所以不利有攸往君子觀象順而止之而已坤順艮止即君子待小人之道也反是則與小人為敵東漢之黨錮是已

夫寒暑往來之變其行有序天且不能驟爲之而况于人乎夫有息必有消有盈必有虛乃天行之常君子循乎天行而知消息盈虛之理此一陽之常君子循乎天行而知消息盈虛之理此一陽雖往而五陰不能剥君子之善用剥者也

象曰山附于地剥上以厚下安宅

山附于地者言其得所附而不可以終剥也以六爻言之五陰固所以剥一陽論卦之全體則坤爲下爲厚艮爲宅爲安下厚則上安上之一陽豈五

陰所能剝者哉象辭言上者正謂上九之君子故

曰以厚下

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

象曰剝牀以足以滅下也

剝者自下而上者六爻皆乾體乾之初爻為姤以

成内卦之巽巽為木其象為牀夫牀者身之所安

亦君子之所處小人之害君子先去其所處之位

初爻之一陽剝于下故言剝牀以足牀足在下則

為害尚未深以貞處之猶足以有行惟蔑貞則凶易于剥之初爻蓋其戒之為甚切也

六二剥牀以辨蔑貞凶

象曰剥牀以辨未有與也

剥至于二與三四亦成巽體故言剥牀以辨辨者牀之幹也比牀之足則陰進而上矣如使二之見與于九五而後可以言進惟其未有與也是以剥牀之害已離于足而及于辨然二雖下體亦居中

得正其剥未深苟以貞處之亦足以有行惟蔑貞

則凶此爻致戒與初同也

六三剥之无咎

象曰剥之无咎失上下也

剥至于三與四五亦成巽體然而不言剥牀者以

有上九爻之正應也葢五爻皆爲陰所剥惟上九

未至于剥以一陽處羣陰之上而六三爻在羣陰

之中失其上與下之陰類而獨與上九爻爲正應

故易于此爻不言剥牀之象而獨舉其卦名一字謂在剥之道可以无咎葢咎者過也聖人未嘗絶人以君子之道三爻本羣陰之同類而獨能應乎上爻能補過之君子也

六四剥牀以膚凶

象曰剥牀以膚切近災也

剥至于四正為巽體又離于牀之足與牀之辨而上及牀之膚矣夫至膚則切近于災與足辨不同

足辨之患未深惟蔑貞則凶猶有責望之意四則坐以待剥正臨所言八月有凶者無貞可蔑直謂之凶而已幸而六五之君居尊得中不為所剥故象言切近于災而已

六五貫魚以宫人寵无不利

象曰以宫人寵終无尤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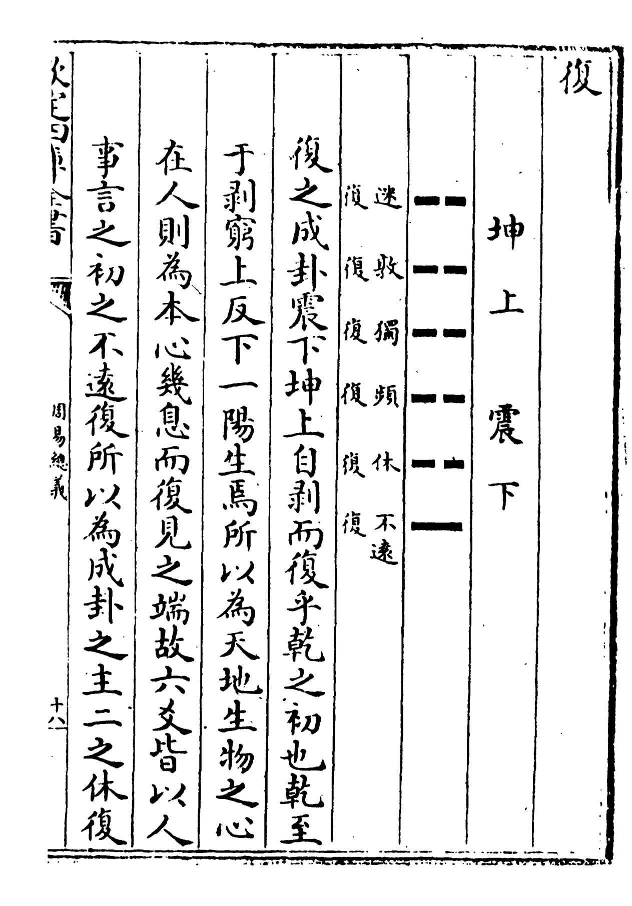
六五獨不言剥者五君位也不當待以剥君子之道而有下制羣陰之義羣陰不可以力勝順而止

之而已故曰貫魚以宫人寵宫人隂類也魚亦隂物也以喻小人衆多當剥之時小人駢首而來五能用上九一陽以貫之若貫魚然而皆寵以宫人之寵其待人若過于厚然待之以厚而無與乎威福之柄正順而止之之道此小人安于下而无所尤于君子如是而往无所往而不利者也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剥廬

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剥廬終不可用也

剥上之陽即復初之陽也一陽未復猶在剥上剥極則坤也碩果不食不食則生生則不窮是豈可以終剥也哉以人事言之乃小人道消君子道長之時蓋羣陰為民而下卦坤體為輿上以一陽乘之乃君子得輿之象得輿而為民所載矣則小人亦自剥其廬矣向所謂剥牀之凶者至此而終不可用是知人事無終窮之理即天地無終息之機陽長則陰消造化之自然也



復

坤上 震下

迷敦獨頻休不遠
復復復復復復

復之成卦震下坤上自剝而復乎乾之初也乾至于剝窮上反下一陽生焉所以為天地生物之心在人則為本心幾息而復見之端故六爻皆以人事言之初之不遠復所以為成卦之主二之休復

而言下仁者比乎初之仁以求復也三遠于初而言頻復者得補過之道則于義可以无咎也四之獨復而言從道者應乎初之道以求復也五遠于初而言敦復者得坤厚之體則于中可以自考也上居卦極而迷不知復所以為凶是知諸爻皆係乎初故夫子稱顏子以不遠復之辭又告以克己復禮之仁仁果何為哉草木之實謂之仁而生意寓焉復之所以生生不窮者其道蓋如此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

彖曰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朱文公易本義剛反為句

復之所以言亨者陽剛自剥之上九而反于下下者也合卦之二體震動而坤順順者在上動者在下

則陽剛可以上行而未可以遽行故言无疾而繼于出入之後入者謂自剥為復出者謂自復而臨于泰惟其有順動之道是以出入无疾而五陰皆順至于臨與泰則衆陽類進故言朋來无咎朋來至泰則陽道盛矣又自大壯而至于乾六乾終焉一陰始生在姤為姤歷遁否觀而至剥則一陽在上反下而為復故曰反復其道凡歷六爻而後為復之初九故又曰七日來復此天行之常君子因

剛長之時而順以行之是以无所往而不利且君子小人之進退與陰陽之消長一也然一陰謂之姤者以其來于外而有適然相遇之勢一陽謂之復者以其生于内而為本然自有之物即是而推之陽常主生足以見天地生物之心者矣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雷在地中則有動而未行之象先王不先時而動

故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靜以待之而已至于朋来无咎則動而順者也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象曰不遠之復以修身也

荀爽九家本以祇為敍音支廣雅云敍多也晁古易按祇古文多字

初之一陽動于下復其失者也惟其在下其失未遠故曰不遠復如人之失道跬步而復未至甚失

是以君子貴乎修身人之一身苟有未善而能修身以復乎善故无祇悔祇多也言无多悔而已惟无多悔進德不已所以大善而吉也

六二休復吉

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休止也二本震體陰居陰位守柔不動止乎中正故曰休復非無事于復也初之修身在下得克己復禮為仁之道而二比之當復之時二能以己下

仁雖止乎中正不求復而自有不容止之理是以

休復而獲吉也

六三頻復厲无咎

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三以陰居陽不中不正居動之極頻動頻失頻失

頻復知復闕

者也天下

之道二善與不善闕

是以復而

又其道甚危使其不能闕

其咎何時而

已耶聖人開小人遷善之門闕
不能改過知所自厲則頻復猶闕
善補過者也
六四中行獨復
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闕
行乎上下四陰之
中而獨能闕
復之六四即
剝之六三也闕

陰而獨應乎 闕

之中而獨應乎 闕

六爻之義惟初以陽 闕

道中行獨復而已

六五敦復无悔

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闕 人皆以坤體而遠

乎陽上遠乎 闕 故曰敦臨五遠

乎陽而能復故曰敦復敦闕

之象而六五中位實坤厚之德中以闕

仁從道而有間不仁從道則資諸人者闕

則得諸已者五以柔中居尊位

自復乎善然去初陽

故能闕

為甚遠未足致闕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

于十年不克征

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上居復之極去陽為最遠迷復也蓋復以初之一陽為主五雖去陽為遠中以自考得君之道亦可无悔至上六則極而不反是謂反君之道災眚凶敗固已並至又君道在上惟其迷復則常為小人所以以其國君凶其禍何如哉十為坤數之成至于十年而不克征非能復者也

周易總義卷七

周易總義卷八

宋 易祓 撰

上經

无妄

乾上 震下

☰☳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无妄者實理自然之謂也其成卦震下乾上六爻皆為无妄固有无妄而吉者亦有无妄而凶者吉固其所當得理之常者凶固非其所當得理之不常者也初言无妄往吉二言利有攸往四言可征无咎謂在我有致吉之道而得其所當得者也三言无妄之災五言无妄之疾上言无妄行有災眚謂在我無致凶之道而得其非所當得者也惟君子不以吉凶累乎已而常盡其所以處乎吉凶之

道安行乎實理之際而無所有期望乎其間盖自

然而然此乃无妄之謂歟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彖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為主于内動而健剛中而應大

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

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朱文公易本傳曰史記作无望謂无所期望而有

得焉者其義亦通

无妄遁之變也九自三來下居于初初在内而為卦之主合卦之二體震動而乾健九五爻以乾之剛中而位乎上六二爻以震之柔中而應于下彖言大亨以正者所以釋元亨利貞之義葢乾言四德純一不雜无妄言四德而繼之以匪正有眚則參之以人事而不能純乎乾之德大亨以正天之命而已然而命者理也順理而動之是為无妄之正初二四五爻正也正則以往為利三上爻匪正

也匪正則以往為有眚是以不利有攸往往將安之乎君子攸行其動以健而獲自天之祐然後可以言无妄之正也行可妄乎哉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天下雷行而物與之者无妄也惟其時而已得其時則蟄藏者啓湮鬱者奮雖無所容心于萬物而萬物莫不與之焉是以先王體之當萬物暢茂之時對時育物而萬物莫不各遂其正性亦即物與

之之无妄也

初九无妄往吉

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无妄卦之全體皆以正為利初爻之陽剛在内居得其正又以動體為一卦之主上無係應以正而動初無一毫人為之累自然以往而獲吉是謂志無心之吉也

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

象曰不耕穫未富也

二爻震體也居中得正而上應乾體之九五乾健震動其動于天者故無一毫人為參乎其間大凡世之所謂耕穫菑畬者皆人為也人為有致富之理而六二之象言未富者不求乎富也二豈容心于此哉不求于九五而九五自應焉不耕穫不菑畬之象也如是而往也是謂无妄之往矣宜其无所往而不為利者也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

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卦之六爻皆无妄者也六三不中不正故設為此義謂或者繫牛于此而行人得之行人莫知其所從來而乃責牛于邑人此邑人所以罹无妄之災蓋三爻互巽為繩直繫牛之象三爻居動體之上不利有攸往邑人之象二爻以中正而動利有攸往行人之象二爻以應而往三爻以無應而止是謂

行人得牛邑人之災也此雖无妄之災亦卦辭所謂其匪正有眚者也

九四可貞无咎

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四爻出震體之上居乾體之下而下無係應其可果于有為者哉守吾乾剛固有之物故言可貞夫可貞則不累于有為而後可以大有為是雖無期望之心而不至于有无妄之災矣此其所以為无

咎者也亦正之利耳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

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易以乘剛爲疾若豫之六五柔居尊位爲剛所制自取之也非无妄也夫无妄之九五剛中而應宜若無疾然以其乘承皆剛或以疾言非所自取乃无妄之疾也人之于疾惟藥可以已之无妄之疾則不然疾自外來何取乎藥治疾反以增疾故象

以為不可試惟陽剛守正不試以无妄之藥是謂勿藥有喜无妄之至者也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

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卦辭言有眚在乎匪正上九以陽居陰位不特匪正而已乾健至上本亢極之地也窮而无所之矣是謂无妄行有眚无攸利而象則以窮之災釋之者何也葢在天曰災在人曰眚以眚為災者人事

即天理之應者也

大畜

艮上 乾下

䷙

尚賢 畜賢 畜賢 上合志 受畜 受畜

大畜之成卦艮在上而畜乾于下大者畜也凡乾在重卦之下體者皆取象于君子故易以大畜為畜賢之卦然賢者難進而易退若之何可以畜之

哉古之聖人必以尚賢為先畜賢為後初爻之利已二爻之輿説輹雖不輕于進而受畜于正應四爻言童牛之牿五爻言豶豕之牙雖無求勝之心而能應剛于下是固可以畜言也若三爻言良馬逐上爻言何天之衢亨則賢路無往而不通尚何待于畜之云乎哉然上之陽爻曰亨而四五之陰爻曰喜曰慶曰吉曰元吉者陰柔雖貴乎能畜而陽剛有自亨之理此畜道之所以異也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彖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不家食吉養賢也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卦之辭言利貞者以上三爻言之蓋上三爻所以畜賢下三爻乃賢者之畜德剛健篤實者乃乾之德也輝光日新者乃乾德之發見于外者也蓋賢者畜德初不輕于進任乎以正用之而已惟上九自大壯九四而變故言剛上且與九三合德而陽

剛得以上進故言尚賢三引同類並升而四五以艮體畜之故言止健止健者正也尚賢者尤正也是謂大正然賢者亦不可以徒尚也尚賢而不與之共天位治天職食天禄是以犬馬畜伋也非養賢也養之有其道而賢者不使之家食吉孰大焉二爻至四爻互兊澤為大川所以成利涉之功利涉大川者非天也而謂之應乎天者乾之陽剛上行而上或行之四五或止之曰止曰行天道之自

然應乎天而行此尚賢而止健大畜之道也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天在山中非謂山之可以畜天也所以發明大畜之義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者互兑體為口為説言也互震體為足為動行也艮止于上有成終之義前言往行也以此畜乾之德所以貴乎識之多君子多乎哉不多也一以貫之而已

初九有厲利已

象曰有厲利已不犯災也

大畜六爻之義最爲易曉下三爻則明賢者難進之義上三爻則明人君與大臣進賢之義乾之三陽在下賢也初又在其下而上應六四若他卦則以正應爲相得在大畜則相應乃所以相止四居艮體以艮止乾爲災與无妄之六三近比于乾而爲災者同非四爲已災陽剛上行有犯災之道賢者處此有厲利已已者止也所以爲初之利也

九二輿說輹

象曰輿說輹中无尤也

九二為六五所畜者也六五亦以正應止二又二互兑為毁折止而不進有輿說輹之象惟能以中道自處得賢者不茍進之義雖說輹而无尤若小畜之九三亦說輹不行而夫妻遂至于反目何也夫九三進而尤于四此九二不進而四无從尤于我所畜之異故也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曰閑輿衛利有攸往

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鄭本曰作日人實反閑習也

三居乾體之極上居艮體之極極則變變則通又上與三皆陽爻在他卦則以陽遇陽為敵應在大畜則以敵應為合志故不相畜而與之同于上進也葢乾為良馬以剛遇乾體之上而合上九之志則為良馬逐然陽極則過于剛惟利于艱貞日習

吾之輿衛以防泛軼之患所以利有攸往且三之閑輿衛與二之輿説輹何以異曰二之説輹者非不進也不亟進也乃所以為三之進也戒謹而進之則亦無所往而不利矣

六四童牛之牿元吉

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四畜初者也初之陽剛在下何以受畜于四四近君位乃大臣之任固在于畜賢然大畜之時以柔

處柔雖以力勝故曰童牛之牿童牛未有角者初之象也未角而加以牿者畜初之象也牿加于未角之先則調伏其剛而使之不自知也以此畜賢而上輔乎五是謂元吉象曰有喜者喜于應初而得所畜是以大善而吉也

六五豶豕之牙吉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五畜二者也二之陽剛得位何以受畜于五五為

君位正畜賢之主然以柔用剛其力若有所以勝惟其得中在上所以能畜有豶豕之象蓋豕之猛者以牙為利二之象也牙而豶之則剛而不暴畜二之象也惟其豶于巳牙之後則二雖剛剛而樂為吾用是謂吉而有慶謂人君以得賢為慶而能均慶于天下吉之至者也

上九何天之衢亨

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大畜上九即卦辭所謂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者也上卦全體皆止健而尚賢獨歸于上九何耶上之同德在三而三引衆陽與其同類上行是謂尚賢所謂尚陽剛之賢而與之上達于五至上九而後可以驗畜道之成其道大行賢路亨通與天無間天衢之象也天衢在上本陽剛所履之位今上以艮之陽剛而履其所履是以乾陽在下為良馬逐不待天衢而自能進乎上故曰何天之衢亨

嗚呼茲尚賢所以為畜道之大者乎

頤

艮上 震下

由 拂 顛 拂 顛 朶
頤 經 頤 頤 頤 頤

頤之成卦震下艮上上下二陽中含四陰外實而中虛上止而下動為頤之象也頤者養也大凡物之得所養者以靜止自養為吉以妄動求養為戒

觀上下之二體可以概見之也初爻以朶頤為不足貴二爻以顛頤為行失類三爻以拂頤為道大悖此下卦震體動而求養于外所以三爻皆言凶也四爻以顛頤為上施光五爻以居貞為從上順上爻以由頤為吉大有慶此上卦艮體止而自得其養所以三爻皆言吉也夫知自養之為吉而即知求養于外之為凶吉凶不佔在人亦盡其在我者而已盖頤之為義豈養口體者哉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彖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

頤之言貞吉者謂以正而養則吉也養有二義觀其所養者養人者也觀其自養者養已者也養人而不得其正則如犬馬畜伋之類是也養已而不得其正則如餔啜從𪆂之類是也是二者何取乎

頤惟所養者君子之人自養者君子之道然後可

以言頤之正彖復以天地聖人之所養者而推原

時之所以大則自養之末節所養之小惠豈足以

盡頤道之貞吉者哉

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震下艮上為頤之象言語自内而出飲食自外而

入震動于下之義也言語出而欲其謹飲食入而

欲其節艮止于上之義也非求養于人乃自養之

正也君子以之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朶頤凶

象曰觀我朶頤亦不足貴也

主爻稱我義見觀之六三

說者謂初九為爾四為我此泥于爻應之說者也

蓋頤之二體不論應比而惟取陽養陰為義六四

重陰也資陽以為養烏能養初乎初上爻皆陽剛

上為一卦之主天下由之而養故以主爻稱我而

謂初為爾若初之在下不能致養于物亦當如靈龜之自養乃以震動之體不安于下而求養焉以卦象推之外實中虛下動上止亦龜之象龜能咽息不求養于外初乃舍靈龜之義而朵頤于上九之養豈知所養之正者哉是謂飲食之人人皆賤之宜其不足貴也直曰凶而已

六二顛頤拂經于丘頤征凶

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六二重陰不富資陽以為養者也初陽在下近而相比求養于初其義為顛是為顛頤顚道雖顛亦求養之常然初之舍爾靈龜觀我朶頤則自養猶不足安能致養于二于是拂其常經而求養于上九故曰于丘頤謂上卦艮體之山不言山而言丘者致養之道有所不足而上非正應其行亦為失類矣此征凶之道也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

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三與上為正應以應求上得所養之正而凶莫甚于三者何也凢上之養下與下之養于上其義皆貴乎正故頤之卦德曰頤貞吉三既不正汲汲求養于上上以艮體居止之極三以震體居動之極二者相違是謂拂頤之貞所以取凶三爻互坤為十數之成故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悖亦拂頤貞之甚者何所往而利

六四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

象曰顛頤之吉上施光也

四應于初二比于初皆曰顛頤而吉凶相反何也二以震體而動所養失其正乃取凶之道四以艮體而止所養得其正乃致吉之道惟四以止為吉是以不求乎初之養而有得于上之施其道光矣然上以陽剛居艮體之極艮居寅位在天文為虎其視眈眈者所以嚴乎外其欲逐逐者所以充乎

内今四乃越五以求養宜若有咎惟得正而知所止是以无咎而能保其吉者也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

象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五之拂經與二同二則不正五則善用其正葢五居尊位以君道惠養天下顛之經也今以柔順不足乃順以從上而反資于上九之養拂顛之經矣惟居中在上有上九之賢以輔之是謂養賢以及

萬民且在艮體之中以居貞而吉所謂不可涉大川者震木動于下艮山止于上以柔順處之固不可以成利涉之功必資上九之陽剛而後可以利涉亦即六五之功也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

象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一卦二陽而初九在下自養不足不能致養今陽剛在上自六五以下皆由我以養故曰由頤然上

九居頥之終爻因憂其亢極而畏惕祇懼可謂厲矣上九之厲而吉亦猶六五之居貞而吉六五貞吉而不可以涉大川者以柔順之君可以守成上九厲吉而利于涉大川者以陽剛之臣可以濟難君臣相得而後天下皆得其養所以謂之大有慶此養賢以及萬民之效于一卦之終而見之也

周易總義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周易總義卷九至十二

詳校官侍郎臣劉躍雲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盧遂

謄錄監生臣吴貽棟

周易總義卷九

宋 易祓 撰

上經

大過

兌上 巽下

女士棟稊老老

妻夫隆橈夫婦

大過之成卦巽下兌上上下二陰而四陽居中大者過也卦之全體取象于木初為木之本上為木之末本末俱弱故卦言棟橈也而諸爻皆以陽過為義二爻以陽而近于本五爻以陽而近于末乃木之弱者故皆有取于枯楊之象然謂之生梯生華者二以陽居陰而五則過于陽也三爻與四爻乘承皆陽乃木之剛者故皆有取于棟之象謂之棟橈棟隆者四以陽居陰而三則過于陽也然曰

隆曰橈與卦言棟橈相反何也卦舉初上二爻言之爻舉三四兩爻言之而過之義則同君子于其過之中而求濟焉大過之所以亨歟

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

彖曰大過大者過也棟橈本末弱也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大過之時大矣哉

大過以陽過為義而初上亦過于陰柔故以本末弱言之本末既弱陽剛之所以為過也此大過所

以謂之棟橈蓋棟橈則顛而覆矣乃言利有攸往何耶此以濟過之時言之夫大過之時未嘗有不可支之勢而患無以濟過之責今也二五爻雖過于剛而處之以中位巽順于内兊說于外巽而說行則能抑其有餘之陽而濟其不足之陰所以利有攸往而有亨之道也此大過之時所以謂之大也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澤在木上而乃滅木大過也君子體大過之象獨立不懼則所守在我而不可變遯世无悶則舉世不我知而不加損是能以其大過人之德而行濟過之事者也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

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大過之四陽在上履物者也夫履物爲履履于物者爲藉初以巽體在下陰柔之才上承四陽故言

藉用白茅葢巽為草為白有白茅之象今初柔而在下不能无咎陽剛大過而以柔藉之則謹畏自持而四陽無所用其剛矣是能補其陽剛之過何咎之有柔之善用也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象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二爻與五爻言老夫老婦者大過之義也凡物之過乎少壯者皆以老為言說者多以二為老夫初

為女妻五為士夫上為老婦獨虞翻以老婦喻初

六以女妻喻上六謂巽為長女兌為少女而以大

過取義蓋二與五為應而五非其應也過乎五而

得于上六五與二為應而二非其應也過乎二而

得于初六二者皆過以相與此老夫老婦所以有

枯楊之喻然二謂之生稊五謂之生華者何也華

者發而將散無所生息所以喻九五爻之過于陽

二則不然九二爻雖為老夫而以陽居陰在卦下體

陽過之始過而未及又得上六之士妻故言枯楊生稊稊者顛而復蘖反其始也其榮在下根本甚固誠大巽于五之生華而無益于枯者也故曰无不利象言剛過而中乃亨九二之謂乎

九三棟橈凶

象曰棟橈之凶不可以有輔也

九三言棟橈凶而卦言棟橈亨者何也卦之全體四陽為棟而本末俱弱棟橈之象惟君子有濟過

之道所以言亨九三則不然以陽居陽而上承二陽末重本輕剛過于上雖與上為正應而上過于柔弱且居大過之末其能輔之乎彖言棟橈之凶不可以有輔無輔于上宜其凶也

九四棟隆吉有它吝

象曰棟隆之吉不橈乎下也

四爻與三爻皆陽也而有棟隆棟橈之異者何耶三以陽居陽上承二陽是為末重本輕與上為正

應而過于柔弱故言棟橈而不可以有輔四以陽居陰下履二陽是謂本重末輕剛積于中不橈于下此所以為棟隆之吉然與初為正應而初之柔弱在下不能有濟苟私于從應未免偏係是有它也故戒曰有它吝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

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大過之九五得中居尊宜非二之比也然九二爻

乃陽剛之始又得上六之少女為妻故其象為枯楊生梯葢梯者猶有生息之理五以陽居陽位陽過而極又得初六之老婦婦既老矣無復生息雖得士夫果何益哉故其象為枯楊生華陽剛上行耗蠹之餘無益于枯其能久乎五本喻士夫而言老婦者五與二皆取義于老二有生息之理故先言老夫而繼之以无不利五無生息之理故先言老婦而繼之以无咎无譽而象則以為可醜者亦

深戒乎陽剛之不可過者也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

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上居兌澤之極有過涉之象于是時也險難之勢必有奔潰而不可禦者上六陰柔之極勇于濟難以至于滅頂自其身言之所以為凶然殺身成仁亦不可咎此義之所以為无咎也

坎

坎上
坎下

過于出出坎有坎
用險險險窞險窞

坎險也坎之成卦卦之上下二體各以一陽陷于二陰之中其義為兩險相重乃君子習坎之象初爻言入于坎窞則其險在下二爻言求小得則未出乎險三爻言來之坎坎則為重險往來之地下三爻皆受險者也四爻言樽酒簋貳則人臣受險

之道五爻言不盈既平則人君用險之道上爻言徽纆叢棘則過于用險而及于險上三爻皆治險者也卦體上下皆險而彖言剛中為亨則専指二五兩爻然二何以言未出中五何以言中而未大中無定位以德為本惟五比四為剛柔相濟是以習坎而不陷于險坎之所以亨也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彖曰習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維心

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險便習也坎以二陰為險而一陽陷于險中以重險言之其險為益深所以貴乎習故曰習坎重險也重險謂之二體而習不以重取義若取重義則大象言水洊至不當復言習又言君子以常徳行習教事亦無重意此王輔嗣所以專有取于便習之說凡重卦皆一字而坎獨加習字使人知重險

之可懼習其行險之道而已若禹湯文武數聖人皆未免于險難惟其能重是以能安此聖人憂患以仁天下後世之心至于習坎險而後見也蓋天下之至險莫如水水流而不盈者正所以為險行險而不失其信則三五陽剛中實其徳為有孚卦言有孚維心亨而彖以剛中明之剛中其心之謂歟行則有尚謂出險也往則有功謂濟險也如天地有自然之險王公有設險之固險之時何如哉

彖復以大言之謂因其所以為難而亦所以為用惟聖人體習坎之義所以能用其大者也

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水之洊至為至險故貴乎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如政刑之類亦習之以有常之德詩之美宣王者曰有常德以立武事武事即教事之一也而詩人猶以常德為戒此所以修攘復古得習坎之道也君子以之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

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夫一陽陷于二陰之中為坎而初之習坎又居重坎之下故曰入于坎窞又説文謂坎更有坎曰窞言其險為尤深君子處之必有濟險之道所謂道者其有孚維心亨歟初爻以陰柔之才上承陽剛而心不相孚習險所以出險而反陷于坎窞此失道之所以凶者也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

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夫易之為道陽無求于陰而陰有求于陽是求有益于得者也蒙卦之童蒙求我者是也陽有求于陰是求無益于得者也坎卦之坎有險求小得者是也葢二陷于險未能出乎險中而欲上求乎九五之陽乃相敵而不相應惟與上下之二陰相比僅足以自振而已是求小有得者也小者謂二陰

也二陰非濟險之才者也乃以剛中求之即小有所得果何益于求哉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

象曰來之坎坎終无功也

來退也之進也三爻陰柔不立居下卦之上退而從二既陷于險進而從四復涉于險故曰來之坎坎將奚適哉而乃自以為安險而且枕枕者安也安于不安之地故與初皆入于坎窞然初在下而

不能出險三比于四而反陷于深險故戒以勿用

用則終于无功也

六四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

象曰樽酒簋貳剛柔際也

王注一樽之酒二簋之食瓦缶之器晁氏古易以先讀樽酒簋為一句貳用缶為一句則與衆辭不合矣葢樽以盛酒簋以盛黍稷取坎為酒食之義也當從注

八卦重體諸爻皆不相應惟以近比為貴六四以陰居陰而上比于五九五以陽居陽而下比于四四五爻君臣之位而言剛柔際也與解卦之四五爻同義葢剛柔各當其位而相孚之意自有得于禮文之先者樽酒簋貳器皆用缶至于納約信以牖前為禮亦不必堂序行禮之地足以見其質實之至五與四相孚如此其終所以无咎也

九五坎不盈祇既平无咎

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晁古易祗古文多字見復初九

九五剛中在上若足濟險而一陽尤陷險中故言坎不盈水不盈科不行故雖中而未大然濟險之責將奚所屬五比于四剛柔有以相濟故又言祗既平祗者多也水多則有通流之漸行則有尚此四五所以言无咎也

上六係用徽纆置于叢棘三歲不得凶

象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坎之上與初其位不同而皆謂之失道何也初爻以陰柔居重坎之下處于險而未能出于險上爻以陰柔居重坎之極過于用險而反陷險之内二者失道則一而上為甚葢九五君位當以道處險而比于六四則剛柔足以相濟不過于用險至于上九則險難已極如係用徽纆置于叢棘無可出之理三爻求應而非其應則不能相援故言三歲

不得也是上爻則有過于初之坎窞矣此初上二爻所以皆言其失道凶也

離

離上 離下

出征 戚嗟 突如 日昃 黄離 履錯

離離明也離之成卦卦之上下二體各以一陰麗于二陽之中其義為兩明相重乃三代以來人君重

明繼世之象初爻言履錯之敬則明之謹于始者二爻言黄離元吉則明之正于中者三爻言日昃之離則明之善于終者下三爻離體前一君之象也四爻言突如其來如則剛躁之害我明者五爻言出涕戚嗟則憂畏而保其明者上爻言出征折首則慎動而用我明者上三爻離體後一君之象也前後皆明是為重明苟繼世之時所麗非正則禍亂實階于此秦隋季世其事亦可為鑑此離之

所謂重明要在乎謹所麗而已也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彖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離之為麗者明也卦言利貞亨而彖以日月草木百穀釋之既曰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又曰柔麗乎中正何也夫柔之麗乎中者五爻也柔之麗乎中而正者二爻也二明于始五重于後五得

中在上亦欲麗乎六二之中正是知離之成卦所主在二也六二柔順而有牝牛之象蓋人之惡乎柔順者為其邪而已今麗乎中正亦何惡乎柔順也畜者養也養之以中正之道即利貞亨之義此重明之得所麗者然也

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作如雷雨作解天地解而雷雨作作字為句

明兩作離者所以繼明也象之取義不一繼與重

巽重有前後相重之義繼有始終相繼之義繼明一而已何以言兩作哉大人與日月合其明明之所形有始有終苟或一息之不繼則明有時而或息惟始終相繼之無有間斷所以無遠不照方是大人之明者也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

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

離者火也躁而麗于物故于其初者戒之蓋文明

之初侈靡紛華錯然于前當是之時出與物接吉凶休咎實係于所履一或不敬咎所必至古之人主惟知履錯之敬而不至輕于所履此避咎之方所以无咎者也

六二黄離元吉

象曰黄離元吉得中道也

二爻與五爻皆以柔得中道柔之麗乎中者五爻也柔之麗乎中而又正者二爻也中正之道惟六

二爻能兼之象言柔麗乎中正故亨是謂黄離葢六爻中正之爻而黄即中正之色與坤之黄裳同義所以皆謂之元吉象以元吉為得中道者離以中為重之故也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

象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

鄭辟本無凶字晁古易按無凶字得象數

九三爻下卦離體之極也夫日過則昃作易者所

以致日昃何可久之戒葢有始有卒者天道之常也當衰暮之年知道者處之如唐堯之明揚側陋周武王之貽謀燕翼安乎常而已矣若夫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未免有哀樂之相襲非知道者也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

象曰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

四巳升乎上體而火性炎上逼近六五當重明之

始或有害我之明突如其來如如舜之四凶周之
四國盛世所不能免惟六五爻柔中在上麗乎中
正不為剛所陵而四則无所容適所以貽自焚之
禍以至若爁而死若灰而棄其殘滅有如此者乃
剛而犯上之故也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
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六五以柔中處尊位重明繼世之主也人主繼世

之初以代親為憂故言出涕戚嗟取互兌為澤為口之義象言六五之吉離王公者言必若是而後可以麗王公之位在書顧命康王之誥是已若曹丕為嗣而喜見辭色君子以是知魏祚之不昌憂樂之間吉凶判焉此不以位為樂者所以麗正而獲吉也故其宜耳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

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上九言王而不言公者公無專征之義而出征乃王者之事葢重明之始以正邦為急有扈之戰商奄淮夷之伐皆人主繼世不得已而征不服有嘉折首則如殲厥渠魁之類獲非其醜則如協從罔治之類不過曰用以正邦而已此上九雖言无咎及其成功則六五之所以為吉者也

周易總義卷九